

## 守望未曾远去的乡愁

——访山东落子市级传承人王书启



王书启介绍自己的“老搭档”落子伴奏乐器铜钹和竹板



在农闲时,王书启经常为村民演唱落子



王书启教村里的年轻人学竹板

11月9日下午,在鄄城县大埝镇王菜园村一户农家小院里,不时传出一阵阵昂扬顿挫的说唱声。村民王书启正一边唱着山东落子的自编唱段,一边干着手中的活计。

王书启是山东落子的市级传承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当地知名的落子艺人,年近花甲的他跟山东落子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对它的有着难舍的情结,时不时便禁不住说唱起来。

王书启自幼喜欢戏曲,13岁时跟随村里的文艺宣传队学习莲花落、坠子和扬琴,家人看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又觉得是一门吃饭的手艺,便让他拜邻村的盲艺人王远席为师。出师后的王书启便跟其他艺人一起搭伴卖艺,金乡、梁山、鱼台等周边县市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最远时还跑到过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市。

“在那个年代娱乐方式不多,像山东落子、坠子、扬琴这样的演出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场场爆满,特别是一些传统长

篇曲目,‘开书’就得唱个40多天。”王书启说,山东落子也称“莲花落”,一说源于宗教活动向世俗化说唱过度而来,二说是清嘉庆年间由乞丐沿门乞讨的唱调演变而成,主要流行于菏泽,唱腔曲调单纯,乡土气息浓郁,伴奏乐器简单,仅有竹板、铜钹两种。表演时半说半唱,明快有力,朗朗上口,非常鲜明地表现了鲁西南人民直率强悍的性格特点,在当时影响山东全省及周边省份部分县市。

随着岁月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娱乐方式和艺术表现形式逐渐地增多,山东落子早已没有了当年热度,逐渐成了未

曾远去的乡愁。“很多年轻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山东落子是什么,更别提学了。”王书启感慨道。

近年来,国家对这些老剧种保护力度越来越大,再次让王书启重拾了信心。他表示,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早就有重操旧业的想法,不但结合时事编演了《歌颂党》等一些脍炙人口的唱段,用落子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成就等,也准备明年到县文化馆承接一下送戏下乡的任务,如果有机会再免费教一些有学习意愿的年轻人。“老祖宗传下的宝贵财富不能丢。”王书启说。

文/图 记者 时苏建 王振宇



## 公益电影进基层 乡村夜晚“有声有色”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让乡村的夜晚变得“有声有色”,菏泽高新区马岭岗镇二郎庙行政村利用晚饭后的闲暇时间放映经典爱国影片《乡医老牛》《铁道游击队》,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受到广大村民一致好评。

《乡医老牛》展示了一名乡村医生,保持共产党员本色经受市场经济浪潮冲击,坚守几十年为群众服务的故事。《铁道游击队》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临城枣庄的一支铁道游击队在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的

带领下,活跃在铁路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的故事。

此次观影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增强了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观影后,大家纷纷表示,红色经典电影让他们备受鼓舞,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加强学习,充分发挥老有所为的奉献精神,用实际行动向革命先辈学习,从自身做起,做好身边事,发扬优良传统。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武 霖)

## 鄄城:“担经”非遗舞曲走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 近日,在鄄城县凤凰镇酒店张文化广场上,4名舞蹈老师带着20余名舞蹈爱好者,脖绕红色绸缎、整齐列队地排练着“担经”广场舞推广曲目——《踏着幸福向前走》。

据了解,“担经”表演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所表现的内容以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为主,目的是祈求平安、教人敬老爱幼、多做好事等,群众参与性较强,流传很广,是深受鄄城人民群众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

“为了更好地推广咱这个省级非遗舞曲,我们的编舞全营老师把传统舞蹈中的道具竹挑,换成绸带,再配有尹俊俊老师作词作曲的《踏着幸福向前走》,节奏感更强,这样也是方便到村里传播和学习。”舞蹈老师郭玲介绍说。

据悉,在10月15日,该县文旅局组织各乡镇(街道)文艺队代表30余人,在县文化馆排练厅开展了集中2天的舞蹈训练,

目的就是在培训班结束后,在全县17个镇(街道)更为准确地推广“担经”广场舞曲目。

据悉,鄄城县连续3年开展广场舞“送舞下乡”培训活动,“担经”广场舞培训已在全县7个乡镇开展,指导参训者回到村内,将舞蹈动作及要领教给其他人,以点带面地提升镇级广场舞水平。不仅带动了全县280余支群众文艺队伍的升级改造,营造出了“村村唱戏村村舞”的文化气氛,而且引导更多妇女群体投身到“乡村振兴”热潮中来。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杰 通讯员 宁效广)



远观为花,近视是字,花中有字,字里藏花,花字一体,刚柔相济。这是对百体篆书之一的梅花篆最真实的描述。会写梅花篆的叫陈思宏,年近花甲,单县李田楼镇中心社区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子——

## 梅花香自苦寒来

近日,笔者采访陈思宏,观其梅花篆须有讲究,要不时改变角度,才能辨其妙,赏其趣。陈思宏进一步“指点迷津”:遥看全是怒放和含苞的梅花,还衬托着花枝和花蕊,近瞧呈现的是篆字的“庐山真面目”。

陈思宏回忆说,他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梅花篆字的。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陈思宏跟父亲赶集,看到一位老者摆摊现写现卖梅花篆字。陈思宏自幼酷爱书画艺术,废旧纸、土墙上时常留下其画的小鸭、小鸡、小鸟等。初识梅花篆,他顿然感到世上还有如此神奇的书法艺术。由此,陈思宏便与梅花篆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后,陈思宏请求父亲托人说和,跟这位老者学习梅花篆。然而,好景不长,因写“花里胡哨”的字,老者被打成了走资派,吃了不少苦头。父亲对陈思宏说:“这梅花篆不能写,太危险了。”陈思宏心有余悸,手上不敢写了,但心里却在默默地比划,一直到1980年,陈思宏觉得“风声渐去”,才大胆地练起来。

不管是在家干农活还是外出打工,陈思宏从没有放弃过练习。由于家境拮据,陈思宏买不起纸张,就捡来旧报纸、烟盒练习。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陈思宏矢志不移,潜心研习,循序渐进,如痴如醉。其妻对笔者说,起初,陈思宏还帮助她干些农活,后来干脆把自己关在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眼里只有臭烘烘的墨水、脏兮兮的纸张、硬邦邦的毛笔。修缮房子,全家



“寿”字,还有一幅梅花篆《孙子兵法》字句。

宝岛归来,意气风发的陈思宏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的邀请函,有的邀请参展,有的请他教学。参展的,他婉言谢绝;办学的,倒提醒了他:“我真想在家办个‘国际书法’培训班。”陈思宏说:“梅花篆也可通写外文字符,借助这一艺术表现形式,让中华国粹走向世界。”

几十年来,陈思宏除了干农活,就是在家里创作梅花篆,作品累计达到2000多幅。

陈思宏孜孜以求的精神与无惧严寒的梅花相得益彰,其饱满激情的笔锋正在撰写更加绚丽多彩的人生。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珉

